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四十六回 毛奔命喪臨淄城 海潮怒闖聚仙陣

話說那五雷真人毛奔，領海潮聖人的法旨，駕雲暗至臨淄的東門，把五雷神塔祭起空中。正欲舉動雷部，只見五雷塔落將下來，心中大驚，忙收回塔，抬頭往上觀看，見有四位值日功曹，在雲端並立。便大喝道：「大膽毛神，怎敢阻吾法寶。」值日功曹忙躬身道：「真人休怪，小神奉南極子之命往此，不許真人祭神塔。」毛奔道：「好南極，怎麼頂先知道了。既不許我用五雷，我只用掌心雷為號，好使司馬欣攻城。」說罷，運用掌心雷，響了一聲，只見背後有人大叫：「毛奔，你敢私進我的汛地，我與你仇人相見，你休要走，吃我一杖。」忙回身看時，卻是東方朔。寶杖已離頂門不遠，忙舉劍架過，兩人在城下動手。這城下的司馬欣，聽得一聲炮響，正要發動人馬，接著大炮響亮一聲，振動山嶽，城上早出一支齊兵，圍困上來。當先一將，躍馬提槍，直取司馬欣。司馬欣認得是南奉王田英，知道他的利害，心下著忙，不敢接戰，回馬就走。混天真人一見大怒，催開了雲霞獸，舞動混天錘，接往廝殺，兩軍一齊動手。城下毛奔，正戰東方朔。見南陣垛口盡是齊兵，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。又聽得城下喊殺之聲不絕，就知中計。不敢戀戰，忙架雲往西而走，東方朔亦架雲追趕。毛奔見東方朔趕將下來，心中大喜，暗取五雷神塔祭起，喊道：「東方朔休趕，看我的寶塔壓你。」東方朔抬頭一看，見五雷神塔來得歷害，往頂上壓來。便一按雲頭，落將下來，那神塔也隨著壓下來。東方朔早取桃葉渡在手，將及塵埃，便把身隱住。那寶塔落了一個空，毛奔只道將東方朔壓了，心中大喜，忙按落雲頭，方欲用手取塔，不防東方朔在後現了形，大叫「毛奔休得猖狂，招架我的罷！」便一杖打來，毛奔招架不及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可憐：

修成已是神仙體，

誰知竟入枉死城。

東方朔復又一杖，砍了毛奔，便駕雲頭上東門。見混天真人，與司馬欣雙戰田英，心中暗想：「那個騎異獸的，必是無當門徒，南奉王是一員戰將，倘敵人祭起法寶，他如何招架，我且去幫他一臂之力。」忙架雲頭，直落在他三人的戰陣中間。便大喝：「秦將休得以多欺少，你老祖來也。」掄開茶條杖，便奔混天真人。兩仙兩將，猶如走馬燈一般，大戰幾個回合。

臨淄城上，大聲炮響，殺出五百虎兵，一擁前來。秦兵嚇得魂飛魄散，站立不住，往下大敗。司馬欣也棄了田英，望著後陣敗將下去。混天真人見秦將敗走，也不敢戀戰，虛打一錘，亦往下敗走。東方朔一見，忙從懷中取出捆仙繩來，在後祭起。一聲響亮，把混天真人捆住，跌下雲霞獸來。正欲用法解脫捆仙繩，東方朔早已把混天真人按住，挾在脅下，飛奔聚仙陣來。

剛進了東門，頂頭遇著三家真人尋路回來，一見東方朔擒了混天真人，一齊大叫：「快還我家師兄下來。」發喊一聲，一齊擁起前來。東方朔著忙，說聲「不好了，陣裡怎麼有這些真人。他們一齊來，雙拳不敵四手，若奪去豈不前功盡棄。」忙邁開這雙腳，如飛撲至聚仙幡下，即將混天真人撩下陷仙坑中。綠眉仙即用打仙杖鎮住，混天真人在坑中不能騰挪。東方朔便守在杏黃旗下，也不管陣內的三位妖仙。這三家仙人，追趕東方朔，也撲至聚仙陣。白猿一聲大喝：「好大膽的妖仙，你往那裡走。」手舉通天尺，迎將上去。三位真人，忽然見了白猿，便一齊來撲白猿。毛遂忙把聚仙幡連展三展，一陣金光，把三位真人迷住，不見東西，竟奔至坑邊，被白猿一個個推下坑去，用法鎮住了。

且說海潮聖人在營外，被天鸞掩住了天聰，城上炮響喊殺，一些也聽不見。因想：「眾徒去了許多，為何風雷之聲，一些俱無，是何原故？」便叫移星、換鬥二位真神，且收了法力，自己用目上一看，卻不見臨淄城。心中著忙，舒慧眼往前觀看，原來二神聖遮天蓋地的遮住眼前。海潮聖人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神祇，敢遮貧道的慧眼，忙取退神金牌，往前一舉，喝道：「四方神祇，還不歸位。」忽見一般金光，天鸞地啞兩位神聖，騰空而起，就顯出臨淄城來。海潮聖人觀看城上，只見滿城燈火，照得如同白日。喊殺之聲，振動天地，心下大驚。忙掐指一算，就知就裡，說聲不好，就對眾人道：「毛奔在東門已死於東方朔之手，七眾門徒，盡遭擒獲，打在陷仙坑內了。」眾仙真聞言，大怒說：「南極如此無禮，我們與他拚了罷。」一齊亂催腳力。海潮跨孔當先，飛奔而來。

南極老祖在聚仙陣台上，看得明白，便對孫臧道：「海潮如今帶領眾徒來闖陣了，你可與降龍、伏虎二仙，同出陣，出家人自有法力困他。」孫臧領命，與降龍、伏虎二仙下了聚仙陣，如了兩門，迎接上去。海潮聖人帶領眾門徒，正撲西門，頂頭就遇見了孫臧，便一聲大喝：「別夫，你敢擋我的去路。」仗劍直取孫臧，孫臧用拐架開了劍道：「老祖可記得平齡會上，三教聖人之言麼？今日你如何又動嗔癡，公然下山，自取煩惱。」海潮大怒道：「利口別夫，你說平齡會上，奉三教言詞，我上雲光，你就上天台，為何又在臨淄暗排金鎖陣，困住金子陵，破了五雷陣，將毛奔吊打，又三闖秦營，明欺於我。如今又把我七個門徒，打入陷仙坑中。你如好好放出七個門徒便罷，少若不遵，我擒你上天庭，治你逆天之罪。」說罷，又一劍劈來。孫臧連忙架過，用拐相避，海潮門徒，便一齊圍了上來，這裡降龍、伏虎也就動手，殺在一處。不上七八合，孫臧與降龍、伏虎二位，就跳出圈子，佯逃而走。海潮見孫臧等不敗進城，反要往東上去，心中知有原故。慧目觀看，只見東北角上有四五尺見方展寬一塊淨地，祥雲靄靄，紫霧騰騰，四面八方，有幾千杏黃旗，也有人馬與金鼓二位神將。風幡吹動，日照旗明。海潮遂指與眾仙看道：「那就是聚仙陣了。我們闖進去。」把劍一擺，率領眾家真人，便撲聚仙陣而來。

剛進了，就不見孫臧。又見方才二位仙真，攔住去路。一個騎著一條四爪青龍，手內提著一柄紫金錘。一個跨著斑斕猛虎，手中使著九節鞭。海潮便問道：「來的二位道者何名？敢攔貧道去路。」二位仙長大笑道：「海潮，你問我麼？我兄弟乃東方朔老祖邀我來助南極的降龍、伏虎是也。你今進了聚仙陣，只怕不能出來。幸而今日遇著我兄弟，你須要聽我良言，我帶你去見南極，陪個不是，叩個頭，放你出陣。」把一個海潮只氣得手足麻木，怪叫：「好妖道，怎敢發胡言，休走。」仗劍來取降龍。降龍與伏虎一齊動手，有三四個回合，降龍、伏虎二仙忽然跳出圈子，往下就走。海潮率眾緊緊趕來。

且說南極子，在台上看得明白。見海潮與眾仙打乾地進來了，便把左手向上一鬆，一聲焦雷，起在雲中，臨淄四門上總是聽得雷聲響，便一齊施放大炮。聚仙陣裡的黃幡，便一齊展動，萬道金光，鑲成銅牆鐵壁一般。海潮在陣中往下觀看，並無出路，只聽得一聲鐘響，當先露出一位仙家，只見頭戴聚仙冠，身穿八卦袍，面如滿月，袒腹，並不跨鶴騎鹿，只是竄跳，快如猿猴，真個奇異之至。海潮老祖一見袒腹仙，身不滿五尺，好像個肉蛋一般，滾將下來。便仗劍喝道：「妖猴慢來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擋出家人去路。」袒腹仙笑道：「海潮道友，你是東海教主，我乃海外散仙，你焉知利害。休要走，我與你見個高下。」舞動茶條，奔將上來。二人方出手，金光中又閃出一位散仙，先聞他大笑聲，後見他開言道：「我來也。」三人鬥不上幾合，兩位散仙忽然跳出圈子，往陣內就走。海潮躍躍欲來，一霎時就不見了二位散仙。只見南極老人跨著梅花鹿，慢慢的走。海潮一見，大叫「南極，你往哪裡去？貧道來也。」南極道：「老祖你進了我的聚仙陣，縱然你有七手八臂，回天神功，也難出此陣。依貧道說，如今放老祖回營，叫始皇暫且退兵，等天數盡時，不用十分征戰，再發兵併吞六國，豈不是好。你若不肯，要來這裡尋苦惱，貧道也難容情，只要叫你嚐一嚐聚仙陣的滋味。」海潮怒道：「好南極，敢當面嘲笑於我。我若不能破你聚仙陣，不算掌教了。」

說罷，仗劍直取南極。二人交手，大戰有數十合，旁邊就怒了巨澤真人，催開坐下噴水鯨，舞動手中分流鏢，厲聲喝道：「南極子，休得無禮，吾來也。」便奔南極而來，忽聽得一聲響，閃出一位散仙來，攔住喝道：「無當的門徒，休往上闖，有吾袒腹仙在此。」舉茶條敵住了巨澤仙。這邊啄木真人，催開金頭獸，舞動開山斧，上前助陣。金光裡又閃出長笑上前臨敵。四位仙真，戰在一處。鎮土真人，見啄木戰長笑不下，忙舞動黃土棍上前，雙戰長笑仙。不上三合，長笑仙便跳出圈子就走。鎮土真人，忙步追趕下去。長笑仙圈回鹿，對著鎮土真人大笑一聲，鎮土真人當時一陣酸麻，直至唇邊，張開大口，把下巴磕子弔了下來，一陣昏迷，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長笑仙忙下鹿，拖了鎮土真人，飛奔聚仙陣來，將鎮土真人送進陷仙坑。啄木其人便大叫妖道：「休傷

吾師兄。」緊緊追趕上來。空中又閃出降龍仙，上前攔住。二仙大戰有十個回合，啄木真人便將啄木靈鳥祭起空中，一化十，十化百，蒙頭撲面而來。

降龍見來的十分利害，忙用手錘迎上便打，打開兩個，又上來了五六個，且又有啄水真人戰助。心中著急，忙伸手在懷中，取出一顆夜明珠，往空中一丟，那珠就起萬道金光，把啄木鳥迫住不敢上來。啄木真人見了，忙收回靈鳥，不提防被降龍一錘，正中左肩，往下賊走。撥山真人、革面真人、行雨真人、移星真人、換鬥真人一齊大喊一聲，各舉手中兵器，一齊圍困上來。南極子道：「好呀，我擺陣困你們，你們倚仗人多，到來圍困我。」忙展如意金鉤，大戰眾位真人。忽聽得猛然一聲青牛叫時，孫臏早舞動雙拐，上前來助戰。海潮心想：「這別夫神通廣大，且有南極幫助，愈難取勝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忙取無極圖，祭起空中。叫聲：「孫臏，看我法寶擒你。」孫臏抬頭認得是無極圖，心中著忙，想「此寶利害，我不能破他。」便收回青牛，往後退避。南極子早取太極圖，海潮一見，心急著慌，忙收回此圖道：「好個南極子，怎敢破吾之寶。」復又仗劍來取南極。孫臏又圈回牛來，架拐抵住，南極暗笑，取龍須扇，照海潮一扇，海潮不及提防，著了一扇，身子就晃了一晃，手中劍慢了一慢，孫臏得便就是一拐，照頂門打來。旁邊移星真人看見，忙用摘桿一擋，把孫臏的拐格開。海潮的犼退了幾步，竟撲南極。南極收回寶扇，又與海潮動手。

大戰有十來合，南極子一伸手，起了迅雷，振動陣中。金光亂晃，閃出無數神仙。也有騎鹿的，亦有騎虎的，騎牛的，騎各樣異獸的，有步行的。面分五色，裝束各異，一齊圍困上來。

若論海潮聖人的本領，自然不怕。只因他手下門徒，根基淺薄，恐有疏慮，心中不免著忙。叫道：「眾家賢徒，跟貧道闖出去罷。」方催犼當先，往陣外就闖。南極老祖忙攔住笑道：「老祖你不可能出此陣了。」執手中如意金鉤便打，海潮只得又與南極交手。

我且按下陣中眾仙動手，且講秦始皇營中，聞得金子陵之言，說海潮聖人已調齊各門徒到臨淄，用水火風雷暗襲齊國，心中大喜。預先傳旨，擺下慶功素宴，專等海潮等得勝回營。金子陵在旁邊笑道：「天已交二鼓了，吾主何不出營觀敵，看看無當老祖法力，擒拿南極子，方才明白臣言不謬。」始皇道：「國師之言有理，孤當掠陣。」遂傳旨，命金子陵保著出了大營。抬頭往對面觀看，險些把個始皇嚇死。只見那城上燈球照耀，看得分明。把個始皇嚇得呆了半響，說：「這一回老祖又斷送了我秦兵百萬，如何是好。」金子陵道：「待臣領兵前去接應。」始皇忙道：「如何使得，孤這裡只有國師你一人保駕，如今剩些兵卒，保孤回西地才好。」

正說間，燈光一片，明白如日，殺喊之聲，競奔秦營而來。只見章邯、王翳等飛馬走回，在馬上亂喊道：「齊兵殺來了，快些預備抵擋。」始皇著忙，轉回營中。只聽得連聲發喊：「齊兵到了。」大小三軍，還有個魂魄麼。一齊亂跑，自己就亂了。齊營中袁剛等四枝人馬，仗著南極的法術，黃布蒙著馬頭，俱變化斑斕猛虎，亂闖秦營，還有誰敢攔擋。這些兵又是選來的大漢，按四方顏色，妝扮的天神一般，舞刀弄斧，在前闖路。不說是人見害怕，就是馬見了也先嚇得屎尿直流，驚慌亂走，又怎禁得四員虎將。大小齊兵，一同動手，殺得好似斬瓜切菜一般，又是黑夜裡頭。這一陣，殺得秦軍叫苦連天，哀聲不止。秦皇著了忙，忙騎了龍駒，眾文武保駕，打後營走了。兵隨將轉，馬聽鑼聲，一時無主，都已散了，三軍越發站立不住，也有丟盔缺甲的，拋弓棄箭的，又有上不得馬的，又有趕不上同隊的，自相混亂，如潮水一般，擁下去了。那田英、李美容、袁剛、獨孤蛟率領人馬，趕將上去，亂踏秦營。近的槍挑，遠的箭射，可憐的秦兵死了無數。只見橫屍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今且不表。

且說海潮聖人在陣中，與南極老祖交鋒，東西亂闖，並不能闖出陣去。眾仙或隱或見，出入無時，在金光中隱住，四面截攔海潮。海潮闖不出金光，心中著忙。想：「金光圍困，又有眾仙四下裡攔擋，料難衝陣。不如點破金光，從空中出陣罷。」遂招呼眾門徒道：「你等不必戀戰，跟著為師的出陣罷。」說罷，真人把頭上的金冠，摘在手中，打散青絲，二目一閉，用力往上一貫。只聽得一聲響，三花聚頂，起在空中，紫霧紅光，直衝鬥牛。海潮跨下青毛犼，從空而起，各真人隨後一齊騰空而起。南極老祖一見道：「海潮你敢衝破我金光，往那裡走。」一拍梅花吽，也起在空中，來趕海潮。掃雲真人尚來出陣，見南極駕雲，反趕海潮，便將掃雲鞭祭起，把南極的雲掃落來，他便舞動玉幡，來取南極。西方朔祭起兜仙網，把掃雲真人捆住，推落雲霞獸，即跌下陷仙坑去了。